



還記得很久以前，（差不多二十年前？）電視的「晚間新聞專輯」（即六時至七時半之間）是必須要完整的一套的——也就是在新聞中途不能「開tag」（加插廣告）而將整個新聞報道分成兩段。

此舉的目的旨在絕對地分隔開「事實新聞」（*factual news*）與「商業客戶訊息」，是故在那個年代，新聞之前和後的那兩段廣告時段，是「黃金之中的黃金時段」，收費極其高昂。不要忘記，那個時候既未有互聯網，亦沒有二十四小時新聞台，所以「晚間新聞」是近乎全港市民必看之節目。

時至今日，香港的「晚間新聞」節目早已分成三段，甚至三段亞洲電視的晚間新聞節目更一早想好了廣告策略：六時便開始，而中

二四小時新聞台，所以「晚間新聞」是近乎全港市民必看之節目。

這當然也是須付上廣告費的新聞報道桌（newscast）上面，還吩咐廣告員

推廣的飲品、連同附上品牌商標的杯子，放到

信都不會再質疑新聞報道之間的廣告時段，會影響新聞的中立性：即使有維他奶或屈臣氏蒸餠水的廣告安排在新聞時段，相關的工潮新聞

仍會不偏不倚地報道。

然而，若商業產品直接走到新聞報道員身

旁呢？你又能否接受？

美國現時正激烈辯論，有快餐店把其正在

用才可安排的，但作為觀眾的，又會否因此

而質疑相關報道的中立性、可信性，以及從業

員的專業性和其操守？還是在商業社會中絕對

應該接受？

復康靠自己

易經緯

外父出院，我們都尊重他的意願——回家，讓他回到自己的家。

本來，醫院和社工根據他的各項檢驗結果與治療紀錄，都建議他住老人院。但外父是一個很堅持己見的人，他說自己不是老人，住老人院幹啥？九十多歲的人了，還不認老，多有意思！

專科醫生的測驗報告，評估老人家經兩度中風，智力嚴重退化，智商是他的年齡減去九十，大概與幾歲幼童差不多，吃喝拉撒睡都需要別人照顧。

救護車把老人家送回家，一進家門，他就神采飛揚，一雙眼睛充滿對生命的戀、對家庭的愛，就憑這一點，又重新起步！

扶着學架行巡視閑了快五個月的家。這個家，不知他曾經如何想，但最樂觀的我，也會多次嘆息，他很難再回來了，雖然住院期間，他曾多次對我說，「我要回家」，而我也鼓勵他，「對，回家」。

回家後，他堅持不要別人餵飯，自己用匙羹來吃，而且不在床上吃，坐輪椅到飯桌和家人一起吃……一個月過去了，他的筷子運用得比時下的年輕人更利落！上下肢的偏癱現象完全消失，語言亦無任何障礙。

記憶力與智商如何？那天陪他看電視新聞，看了有關伊朗報道，他發表意見，說，美國不敢打伊朗，因為中國、法國、俄羅斯都幫伊朗。



陳天權

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；千里馬常有名句，很多人聽過，但可知道香港也有伯樂廟呢？該廟位於沙田馬場馬房宿舍地下，是香港唯一的問。每年農曆六月廿三日的伯樂先師誕，一衆馬夫和騎馬人前去拜祭，祈求庇佑，相傳伯樂為春秋時代鄧國人（今山東省成武縣），姓孫，名陽，字伯樂，善相馬。亦有傳說指伯樂是天上管理馬匹的神仙，故懂得相馬。歷代君王對於有相馬才能的人，皆封「伯樂」一稱號。唐代的韓愈以有識之士比喻千里馬，提拔他們的人比喻伯樂，以暗示自己懷才不遇。後世從事馬匹行業的人奉伯樂為先師。在沙田馬場的伯樂先師廟，裡面沒有伯樂神像，只有一幅黑白照片。傳聞該照片於戰前在上海英租界跑馬廳的上空拍攝，照片右面可見一名穿道袍的人，左面是一團雲，馬圈中人認為伯樂顯靈，於是設壇供奉。戰亂期間，上海的賽馬從業員南下香港發展，把照片一起帶走，最初放在跑馬地的馬會宿舍，當沙田馬場的宿舍建成後，便在該處設廟供奉。

伯樂先師誕那天，馬華人職工準備了九隻燒豬祭伯樂，不少馬場員工和家屬到來拜祭這位行業神，當中還有幾名任職高層的洋人。

此外，由外面來的善信特別是做生意的人，則希望遇到貴人。不同的人對伯樂都有不同的期望。

沒有想到他這次會和奧運有任何關係。

在一次《金融時報》的訪問中，他說上年一次機緣巧合，給伯樂找着，打聽他二〇〇八年有沒有空。

他暗自忖度，譚盾不是比他更適應找着，打聽他二〇〇八年有沒有空。

他暗自忖度，譚盾不是比他更適應

了什麼事？當然，沒有人回答他這問題，只是由張藝謀先找他，到

起收看。我本人倒感興趣不大……直至我想起陳其鋼。

他是奧運開幕式的音樂總監，亦是中國著名的作曲家，是梅湘的最後一位學生。他的作品優雅而富現代感，糅合中西

並不在於只用什麼中國元素和口號。

想不到他這次會和奧運有任何關係。

在一次《金融時報》的訪問中，他說上年一次機緣巧合，給伯樂找着，打聽他二〇〇八年有沒有空。

他暗自忖度，譚盾不是比他更適應

了什麼事